

纸鱼缸

余泽民·著

港台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纸鱼缸

余泽民·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鱼缸 / 余泽民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港台暨海外华人作家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8820-7

I. ①纸…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2843 号

书 名 纸鱼缸

著 者 余泽民

责任编辑 张 黎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20-7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 | |
|-----------|------------|
| 鲤鱼 \ 1 | 望远镜 \ 126 |
| 打火机 \ 14 | 告密者 \ 136 |
| 屎壳郎 \ 26 | 瞭望塔 \ 146 |
| 黄鼬鹿 \ 36 | 防空洞 \ 155 |
| 书匣 \ 46 | 可乐瓶 \ 166 |
| 名单 \ 58 | 鱼肚白 \ 176 |
| 随身听 \ 68 | 尿壶 \ 189 |
| 合影 \ 79 | 热带雨林 \ 200 |
| 白药片 \ 90 | 地毯 \ 211 |
| 浴缸 \ 102 | 查尔达什 \ 222 |
| 软羊皮 \ 116 | 萨克斯风 \ 233 |

站台 \ 243

香水 \ 253

尾巴 \ 264

巴拉顿 \ 277

金翅膀 \ 288

ECHO \ 298

马拉松 \ 309

咒语 \ 320

姊妹俩 \ 328

鼓刷 \ 334

喷泉 \ 341

木阁楼 \ 356

营火 \ 367

抽屉 \ 376

接骨木花 \ 384

鲤鱼

这是一座黄色的城池。香槟黄的有轨电车带着斑驳的锈迹，拖着金属噪音穿行在黄色外墙、灰色屋顶、深门高窗的旧宫殿之间，哐当当，叮铃铃，让人站在两站地之外就能听到它在朝这边驶近。难怪在大环路边的和平饭店或小环路边的奥斯托利亚饭店下榻的客人们总是抱怨：只要午夜的末班车还没开过，他们就得抱着枕头痛苦失眠，好不容易刚刚睡着，就又被该死的头班车吵醒。有轨电车驶过时，蹲在国王大街宠物店鸟笼里的那对凤头鹦鹉，也会随着铁轨的震颤在吊杆上受惊地扑棱两下翅膀。

布达佩斯的老城建筑多是奥匈帝国时代留下的；确切地讲，是幸存下来的，因为这座城经历了太多的战火。无论是巴洛克、

新古典、分离派还是包豪斯，在层层涂盖的厚墙漆下都隐藏了一战、二战或冷战时期留下的弹孔，最外层的墙漆多是在 1989 年体制变革后新刷上去的，由于刷得粗糙草率，感觉像在烧伤病人的疤痕上涂脂抹粉，远看浓妆艳抹，近看疙里疙瘩。街巷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街角建筑：朝向主街或广场那侧的墙壁漆得十分光鲜，可一旦拐过街角，绕到侧面的街巷，会让人感到时光逆行了几十年，同一座楼的侧墙仍灰头土脸，甚至皮开肉绽，在剥脱的墙皮下可以看到裸露的砖石、电线、锈成疙瘩的管道或松动的砂浆。名副其实的面子工程。

在这座城里，所有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带着黄色调，金黄的阳光投下赭黄色乱影，昏黄的路灯招引来土黄色夜蛾，春季的公园里开满俗艳无香的黄花，到了秋日枯叶满地，草皮从碧绿变黄绿，连空气的味道都是黄色的，弥漫着多瑙河水的铁锈味和腐烂植物的尖酸气。马路上到处打着沥青补丁，高低不平，灰黑不一。道路总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总有破裂的管道，总有要换的电缆，暴风雨过后，总有几株老树被连根拔起。这条街上的猫脸石被挖出来铺到那条街边的停车位上，那个街头的死树被刨出来做成长椅摆到这个街头。佩斯的街道在照片里很美，可在照片外又臭又脏，在街边、门洞、电线杆下或有汽车轱辘停过的地方，黄色的排泄物随处可见，不仅是狗的，还有酒鬼的、乞丐的和过夜生活的年轻人的，不管清洁工怎么用扫帚扫、高压水枪冲或撒消毒粉都无济于事，白色的消毒粉会很快变黄。一个城市里孤独的人多，狗也会多，金毛犬大丹犬八哥犬贵妇犬腊肠犬拳师犬水猎犬波尔多犬法老王猎犬西班牙犬爱尔兰犬博美拉尼亚犬，一位麦秸

色长发的女郎牵着黄褐色皮毛的维斯拉走在乌黑闪亮、凹凸不平的猫脸石路上，她和它存在的傲慢气场足可统治整条空巷，一个黄皮肤的人走在黄色暗影的街道上，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

不过，对于出来练野摊的霁青来说，街道上有沒有人注意他，这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过往行人能否注意到他摆在地上的这些货，比如说布料很薄的海魂衫，洗十遍仍会掉色的彩色圆领衫，亚洲人尺码的内裤和衬衫，穿一会儿就很臭的人造丝袜，带电子表屏的圆珠笔，还有泡泡糖、棒球帽、回力鞋和折叠伞等，质量虽次，但价格便宜，还是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当时匈牙利市场轻工产品奇缺。

小伙子姓司徒，名霁青，来布达佩斯快两年了，非常清楚当地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样的货利润高，并熟悉该去哪里搞货。他要么去 28 路有轨电车终点的“布鲁斯·李市场”，要么看好列车时刻表，到东火车站从扛着大包小包刚抵达布达佩斯的同胞们手里直接截货。那时候，匈牙利人还习惯把露天跳骚市场叫做“波兰市场”，因为最早在那里开辟战场的是波兰商贩。东欧剧变后，波兰人陆续回自己国家淘金，市场上的摊位很快被大批涌来的中国人占领，而且大多数华人摊贩都是像司徒霁青这样留着盖儿头、筋壮骨健、动如狡兔、被太阳晒得黑里透黄、不知道苦累的瘦小伙子，对那些分不清东方人面孔的当地人来说，他们个个都像功夫明星李小龙。要知道，布鲁斯·李是李小龙的英文名。

每个周末，霁青都不等天亮就赶到 28 路终点抢占露天摊位；平时的日子他见机行事，如果市场上生意清冷，他就背上一个肉

猪般死沉、绣有 NIKE 标志的大旅行包转战城里的闹市区。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佩斯一侧的河滨大道，那里不仅游客多，摊友少，而且风光无限，隔着宽阔浩瀚的多瑙河，可以眺望布达山上金色的王宫和白色的渔人堡。摊友少是因为警察多，霁青并不是不怕警察，而是他艺高胆大，出摊前的头一夜，他会将要卖的每样东西都用棉线逐一缝到一块床单上固定，每样东西缝两三针，以不掉为准，卖一个，拆一个；这样，他一旦发现有情况，可以立即拎起床单的两头将货物朝里一兜，四角一系，扛到肩上撒腿就跑。由于逃跑的次数太多，他对附近纵横交错的小街了如指掌。

今天是星期四，市场上不会有什么客人，霁青决定去练散摊。早晨出门时，他刚跨下大门洞的台阶，就一脚踩到一泡狗屎上，又软又黏，右脚掌失控地向前滑了半步，身子后仰，要不是他反应敏捷地将扛在肩头的旅行袋用力前甩保持住了平衡，他十有八九会仰面躺在狗屎上。要在往日，男孩肯定会觉得倒霉，会用周围人听不懂的中文脏话脱口咒骂，可是今天他的心情格外得好，非但没有骂出脏字，而且当他将粘满狗屎的鞋底在柏油路上碾出一个浅棕色的扇形时，居然想起了出国前听到的一个笑话：某大师画荷，褪下棉裆裤往墨盆里一坐，然后将屁股挪到铺在地上的宣纸上就势一碾，一张大写意的荷叶跃然纸上……

想到这里，男孩忍不住笑出声来，轻松地抖抖塞满货物的旅行包，心花怒放地朝刚好进站的有轨电车跑去。他在明亮、喧嚣、洋溢着一日之始的躁动氛围里撒腿飞奔，敞开的衣襟随风向后呼啦啦地飘摆，远远看去，像一只蝴蝶牵着一只巨大的降落伞包。上车的时候，霁青对大胡子司机咧嘴笑笑，谢他等了自己，然后神

色从容地在车门最下层的台阶上蹭了一下鞋底。

在河边的时辰过得很快，风景里的人物形形色色，盯住一个人看就能够看好几分钟，更不要说还要时不时地跟过来问价的路人搭讪。Tessék, tessék! 匈牙利语的吆喝听起来就像“打谁，打谁”。

夏末黄昏，温暖的斜阳投照在河岸的石阶、铁栏、长椅、路灯的绿柱和梧桐树发黄了的树冠上，投在音乐堂前的水池、洲际酒店的蓝玻璃、扔在地上的可乐瓶、塑料袋、行人脸上的墨镜片近视镜片老花镜片和水波粼粼的河面上。霁青站在逆光里，两手插在裤兜里，身子依着2路有轨电车道旁墨绿色的生铁护栏，眯着浅度近视的一双杏眼，心不在焉地朝河边林荫道上扫来扫去。

在他脚前方砖地上，摊开一块浅蓝色格子的单人床单，上面摆着他精心挑选的中国货，除了常卖的几样东西外，新添了一件印有京剧脸谱的黑色文化衫、三副号码不同的白色蕾丝乳罩、一条珍珠项链和两对景泰蓝手镯。后两样东西是他从同屋的“大侠”手里倒过来的二手货。别看他们俩是同租一套住房的摊友，但摊是摊，友是友，在生意上面并不含糊。每个人出国都是为了挣钱，在钱上清楚，是摊友间的基本原则。这串珍珠项链是大侠花四百福林从一个青田人手里搞来的，加上两百福林倒给室友；运气好的话，霁青能卖到一千福林。

在地摊前驻足的人虽然不少，但是真正肯买东西的人并没有几个。霁青手脚并用地费了半天口舌，才成功地向一位弯腰都要大气喘的胖妇人推销出那条珍珠项链。妇人将项链拿在肥细得手掌里捻了捻，然后晃了下脑袋笑眯眯地问：“这是真的吗？”

“真的，当然是真的！”霁青躬着腰，鸡啄米一样连连应道。他本来想说“向毛主席保证”，只是不知道“保证”的句语怎么说。他心里暗想，这问题问得可真愚蠢！这么大的珍珠要是真的，我还会撅着屁股在这里卖？我肯定早卖给古董店了。

妇人摘下墨镜递给年轻人，让他将镜片冲着她拿着，然后用短粗的手指捏着项链的两端在自己的粗脖子上比画了一下，对着反光的镜片照了照，感觉良好。

霁青一脸认真地端着墨镜殷勤地赔笑：“漂亮，漂亮，非常漂亮！”他特意将墨镜朝后挪挪，好让对方看到自己更大面积的脸。

中年妇女都爱听年轻人的恭维。听到霁青的夸奖，女人愉快地掏出钱包，抽出两张五百福林面值、皱巴巴的棕红色纸钞递给他。霁青接过钱来开心地点头，幅度大得像日本人鞠躬。

“Köszönöm, köszönöm。”用匈说道谢也很搞笑，中国人的耳朵听来像“磕死你妈，磕死你妈”。

在将收来的钞票往腰包里揣时，年轻人瞥了一眼腕上的电子表，吃了一惊：糟糕，赚钱赚得差点把正经事忘了！现在已经六点三刻，离火车进站只有二十来分钟！霁青猛地蹲下身，抓起床单的四角麻利地一兜，迅速地一拧，迅速往撑开的旅行包里塞。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个换汇的阿拉伯人看到中国人快镜头似的收拾东西，以为警察来了，三步并做两步地跃上栏杆后的站台，跳上正在关门的有轨电车。

塞东西时，霁青感到有一些阻力，好像有人从包袱里抽东西。他低着头，先是看到一双穿白色高跟鞋的秀脚，再顺着肉色高筒丝袜和连衣裙往上看，看到一双正在摆弄白色蕾丝乳罩的手。由

于阳光晃眼，他一时没看清挡在手后的脸。

“对不起，收了。”霁青指指腕上的冒牌的精工表，表示自己有急事要走。

“有没有再大一号的？”对方问。

“没有！”男孩不想纠缠，干脆地回答，但眼神情不自禁地移到对方的胸脯。

“我看到你包里还有一个。”

“有，也，没有。现在，不行！”他的声音里透出烦躁，说出来的匈语像炒蹦豆儿。直到他闷头塞好东西，拉上拉链，猛地直起腰。

女郎并没注意到中国人脸上流露出的不耐烦，仍抖着乳罩继续叽里呱啦地跟他说匈语。

由于站起来时用力过猛，霁青的大脑突然一过性缺血，供养不足，他觉得脚踩棉花，身子打晃，眼冒金星，突然失聪。他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眼前金星散落，视野一片晃白。经过努力定睛之后，他看到女郎的嘴像一条从塑料袋里挣出的鲤鱼，冲着他拼命一开一合。

镜头放慢，缓缓拉进。黑白的画面上雪花闪动，而且没有声音。画面上，这条鲤鱼的嘴越长越大，大得超过了鱼身的长度，贪婪、挣扎着大口地吸氧。他顺着鱼嘴往里看，能够清楚地看到粘液拉丝的粉红色喉管。喉管很深，像一条幽深的隧道；男孩感觉到隧道深处强大的负压，马上要把他吸进去。惊恐之中，他想也未想地将右手食指猛地插进那条喉管，插进那条粘滑、痉挛、负压的隐秘腔穴。他用力狠捅，捅向深处，想摆脱长度的限制，想撕断系带的禁锢，他想要堵住它，噎住它，戳死它，刺透它，他想让它闭

嘴，停止蠕动，不再吞咽！这条鲤鱼是父亲单位过节前发的，本该是一条被用菜刀背拍过鱼头的死鱼，没想到，在父母争吵的时候，这条鱼活了过来，挣破了系着的塑料袋。当时，只有男孩站在厨房里水池边择韭菜，来不及向父母求援。他用勾起来的末节手指撑住喉管，鲤鱼果真闭上了嘴，但反射性地咬住他的手指，男孩感觉到指腹疙里疙瘩的滑润和手指根带痒的刺痛。这鱼有牙！这个突然的念头陡然激增了他的惊惧。死而复活的鲤鱼奋力地摇身甩尾，拼命要摆脱喉中的异物，使男孩感到细密的锐痛。于是，他用卡在鱼嘴中的食指和下意识按住鱼唇的拇指合力捏住鱼的下颌，无论多滑都紧捏不放，同时用尽全力将整条鱼朝着白瓷砖墙狠命地摔去！一下，两下，三下……他抡圆了绷出小老鼠的胳膊，直到那条鱼再次死去，直到手指疼得丧失了知觉，直到重又听到周围的声音，妈妈声嘶力竭地在冲着他喊：“住手，小青！你疯了吗？”

血重又慢慢灌满大脑的血管，使整个头颅发热发涨。视线随着意识的恢复逐渐清晰，他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模样。女郎的相貌非常漂亮，希腊人的那种，身材不高，但很匀称，鼻梁笔直，下巴尖翘，留着歌星雪儿那样的小辫式卷发，只是雪儿的头发总染成黑色，而她的头发是接近白色的浅金色，金得让人乍一下看不清她的五官。女孩也就二十出头，衣着和气质并不像学生，如果是，肯定也是艺术院校的。她正冲着小伙子微笑，感觉像对着摄像机镜头。要在平时，这个微笑对霁青绝对具有杀伤力，可是现在不行，他心里想着的是另一头金发，即便《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站在他跟前，他也没时间动心。

“一分钟!”女郎不仅没有收起微笑,还冷不丁冒出一句类似中文的话。

“你会中文?”霁青感到意外,眼睛瞪得浑圆,以最快的速度回想了一下,检点自己刚才是否说了什么丢人的话。出国后,霁青养出了一个毛病,喜欢动不动就用最脏的母语骂骂咧咧,有时还夹着从市场上其他同胞那里学来的各种方言,因为他觉得这样骂人很好玩,很过瘾,很解气,反正周围的外国人又听不懂,没有丢人的问题。但这个女郎让他激灵了一下,好像偷东西被人攥住了手。

“我在大雪,罗兰大雪,雪中国话。”女郎说的中文酷似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没有语气,没有声调,没有缓急,一节一节地,除了那个“学”字没发准音外,别的吐字还挺准确,准得都不像中国人,“我止道,七秦,我止道,大概在冬天……”女孩微笑着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这一招还真的让霁青心软。想当初,在横穿西伯利亚的东方国际快车上,他一连几天听的都是齐秦的这首歌。还有后来,梁钺去了保加利亚,普蕾茜卡嫁了一个秃顶男人,包括前些天,佐兰告诉他要来布达佩斯,在那些个晚上,他听的也都是这首歌。

没有你的日子里……没有我的日子里……

不过此时此刻,这种打动只持续了短短一瞬,他迅速将两副金发的面孔在潜意识里比较了一下,立即分出了轻重缓急。他抱歉地向女郎干微笑了一下,摇摇头说:“对不起,我真有事,明天。”

这时候,霁青才注意到在女孩身后还站着一个穿枣红色灯芯绒外套的小伙子,立即从脏腑里的哪个犄角旮旯窜出一股无名

火，他不耐烦地一把夺过乳罩，扭头就跑。

女郎被这粗暴的动作吓了一跳，随后自嘲地摊了下手；站在她身后的年轻人粗着嗓子冲着中国人的背影喝了一声什么，算是扮演了护花神的角色。霁青根本没有听见，早晃着膀子跑远了。

这是1994年的夏末，司徒霁青来匈牙利已经三年多了，他慢慢习惯了当地人慢吞吞的节奏：下台阶时一级级地迈步；出进商店时会给跟着他进来的顾客扶着门；过马路时即使街上没车他也会等着红灯变绿；给客人找钱的时候，他会从钢镚到钞票，从小面值到大面值，将钞票一张张地递到对方手中；上公车时，他会跟刚从战犯看守所特赦出来的溥仪那样一直文明地等到站上最后一个人也上了车（幸好在布达佩斯的公车上，乘客们要自觉打票或冒险不打，车上没有售票员）；在公厕小便，他会耐心地抖掉最后一滴尿液，然后掏出揣在兜里的纸巾从从容容地沾一下马眼，确保将自己的家什塞回去后不会在内裤上留下湿迹……但是今天他顾不了那么多，就在他夺过乳罩、拔腿飞奔的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枚出膛的子弹，离弦的箭矢，被放出笼的野兔，被豹子追猎的羚羊，激动、紧张地叫不出声，吼不出声，只会拼命地飞跑，飞跑，酷像银幕上的阿甘，身后被一群小无赖掷水果或骑着车追打，金发的珍妮在他身后大喊：“阿甘，快跑！”

霁青先拎着圆鼓鼓的蓝色牛津布包跑了一会儿，然后用力朝肩膀上一甩，跑步的姿势也从斜着膀子变成朝前直冲，逆着从大街小巷汇向河滨散步的人潮，穿过高峰期缓慢挪动的车流，朝着迪雅克广场的地铁枢纽狂奔；红、黄、蓝三线地铁都在那里交汇。

太阳在男孩身后静静地燃烧，快要落到城堡山后，橘红色的

光焰将广场地上的条石映得金光闪亮。男孩奔跑的身影被夕照蚀成一条细细的黑线，边缘不清，微微抖动，很快融进了人群里。他跑得好急好快，脚下踩了风火轮，外套的下摆呼风唤雨地飘摆，沉甸甸的旅行包在他的肩膀上剧烈颠摇。由于迎风的缘故，霁青微微皱起眉头，短发在风中竖立，他动作敏捷地在人群中左躲右闪，仿佛正遭受凶恶杀手的死亡追杀。速度，身体，冲撞，光与影，车与行人，风与阳光，突然喑哑了的嘈杂都市，难以言表的兴奋节奏。

他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扯开嗓子叫喊：操你妈的，你们知道吗？佐兰马上就要到了！太他妈的棒了，真他妈的棒！娘希匹的棒，干你娘的棒！龟孙子兔崽子王八羔子婊子养的八格牙路的棒！用匈牙利语说，Marha jó! Kurva jó! 牛屁的棒！婊子的棒！他兴奋地想叫，开心地想喊，真想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迎面走来的每个人每条狗每只蚂蚁和每个苍蝇。

自从一个月前得知佐兰要来布达佩斯读书的消息，司徒霁青就兴奋得生物钟紊乱，严重失眠，即使睡着了，他也会不断地做梦，梦见一颗子弹呼啸着、旋转着朝他飞来，一次次把他从噩梦里惊醒，浑身冷汗，睡着了比睡不着更难受。实话实说，自从来到布达佩斯开始练摊儿，霁青想起佐兰的频率就越来越少，通话的频率也从一个月一次减到了半年一次，不过，他还是经常梦见那座瞭望塔和在林海尽头涌流、与晨勃同在的美丽朝霞。

尤其是近来这几个晚上，他更是这样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好在仍还有挣钱的瘾，只要天色一亮出门练摊儿，他就能立即摆脱所有梦网的纠缠，清醒得像是打了鸡血。这种时候，他感觉自

已被梁子附体。想当初，他刚随那家伙来到布达佩斯，经常在路灯未熄、头班车将至的寂静街道上打着哈欠、一溜小跑地追在梁钺的屁股后头闷声抱怨：“等等我，你丫等等啊……瞅你丫急得这操行，怎么老跟打了鸡血似的！”

后来他很快就理解了，钱就是鸡血。所有来出国淘金的同胞，天天都在打鸡血。

今天早上，霁青天不亮他就从床上爬起来，破天荒地用吸尘器打扫了一遍房间，电机轰轰和负压呼呼的吸尘噪音，吵得住在隔壁的邻居咚咚凿墙。要在平时，他的床铺从来不叠，既然练完摊回来倒下身又睡，叠被子纯属脱掉裤子放屁。可是今天不然，他像入伍新兵似的认真地叠被，恨不得能叠成四四方方豆腐块，他还把屋里的酒瓶、烟头都清理干净，将沉甸甸的垃圾袋刻不容缓地扔到楼下的垃圾桶，然后，他拿一条被汗碱渍黄的跨栏背心当抹布，擦了桌椅、橱柜、床头和门框，在擦窗台时，他顺便擦了一下挂在窗旁墙上那把塞尔玛牌、次中音、价格不菲的萨克斯风，并忍不住把它抱起来，跟抱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吹了两句《大约在冬季》。

没有你的日子里……没有我的日子里……

吹完之后，他把萨克斯风挂回到原位，并后退两步看看挂的角度是否合适。尽管霁青的卧室很少有人来，但他还是喜欢把这件优雅、雄性的黄铜乐器供在这个一进屋门就能看到的最显眼的位置。他的萨克斯风吹得并不是很好，准业余水平，而且只会吹两首自己早就吹熟了的曲子，《情人的眼泪》和《友谊地久天长》，别的几首他只能吹个开头或最好听的几小节，如《过去的春梦》和